

白求恩大夫

周而复

作家出版社

白求恩大夫

周而复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22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字第 057 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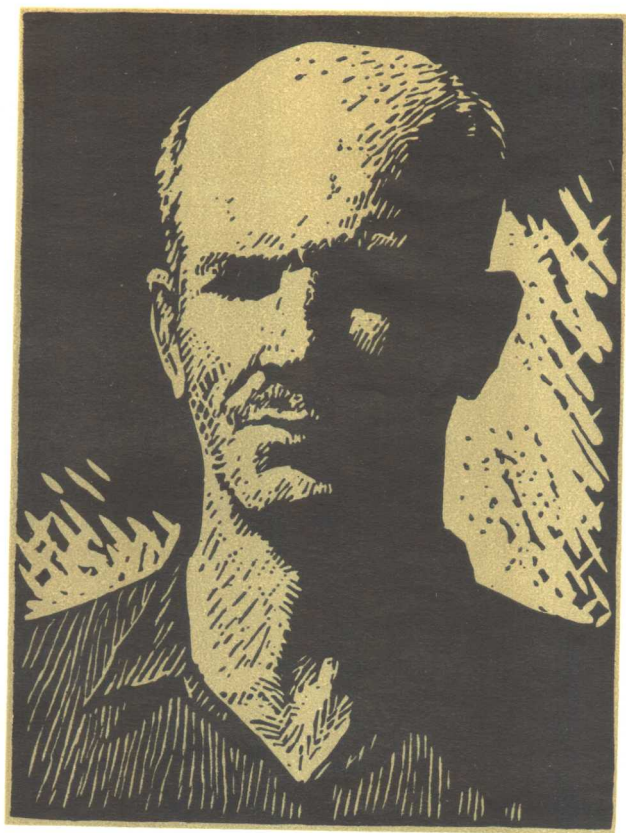
*

字数 112,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frac{1}{16}$ 插页 5

198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0,000 册

75538
8375



白 求 恩 大 夫

出版說明

这部小說所写的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現称加拿大共产党）党员，是一个热誠的国际主义者。当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的时候，他曾亲赴前綫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一九三七年我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組成的医疗队来到我国解放区，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經延安轉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废寝忘食地工作了两年。他的牺牲精神，对工作的热忱和責任心，对同志和人民的热爱，凡亲身受过他的治疗或亲眼见过他的工作的人，是沒有一个不为之感动的。不幸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因医治伤员中毒，以身殉职，逝世于河北的完县。

这部小說所写的就是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經過的眞实情况。作者以完全忠实于事实的态度，把白求恩大夫怎样奋不顾身为前綫軍民服务的种种可歌可頌的事迹，特别是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負責任，对战士和人民的滿腔热情的爱，他的毫不利己、捨身利人的崇高精神，作了簡洁而生动的叙写，同时也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对敌斗争的英勇頑强的精神，因此，它是一部共产主义战士和国际主义英雄的一部横断面的传记，也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优秀作品。当

白求恩大夫逝世时，毛主席曾經指示我們学习他的精神，在培养我們共产主义作风和国际主义精神上，这部作品曾經起过很大的作用，特別对于广大的医药卫生工作者，更有直接的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的教育意义。

本書初版于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三年作者又作过一次修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八年又經重排印行，現在我們即根据重排版重印。

作家出版社

1959年10月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某軍分区卫生部部长室是一幢三开間的砖瓦平房，今天收拾得格外洁淨，牆是最近三四天之内粉刷过了的，白森森地发著光。部长室的門框也刷得烏而发亮，上面挂着一条白細布門帘，益发显得整洁。堂屋里的黃楊木八仙桌、靠背椅，以及原来宅主挂在牆上的那幅山水中堂，和它旁边的两幅条对，都收拾得一尘不染。

部长的警卫員叶和貴，今天早上特地到伙房里弄了一点雞油来，把挂在胸前那一大排駁壳枪的子弹带，擦得亮晶晶的。这时，他坐在部长室門旁那张靠背椅上，手里玩弄着駁壳枪總子。

白細布門帘里有人叫道：

“叶和貴！”

叶和貴站了起来：

“有！”

他放下手里的枪總子，准备走进去，問有什么事。刚掀起白細布門帘，里面仿佛已經知道叶和貴要进去，說道：

“叫医务科长胡世范来。”

“是。”

天空灰蒙蒙的，不断地飞著雪花，院子里已鋪滿了絨毡子似

的一层雪，雪上留下叶和貴的巨大的足印。一会，他和胡世范一同走来，身上全是雪，象是棉軍服上面加了一个白坎肩似的。胡世范在屋檐下把身上的雪拂去，整一整衣服，把风紀扣扣好，这才掀起門帘走进去，敬了一个礼，以立正的姿势站着，正对着徐部长。

徐部长穿着一身深黄斜纹布面子的羊皮軍上衣，黄馬褲，膝盖下面一排黑牛角鈕子，一直通到底。他本来是江西一个私立医院的实习医生，实习沒有滿期，就参加了部队，担任軍医、卫生所所长、科长。抗战以后，他随队伍到了华北，由于他技术很好，就做了某軍分区卫生部部长。

徐部长輕声問道：

“病房都检查过了嗎？”

“都检查过了。”

“伤号的藥全換过沒有？”

“两个鐘头以前，都換好了。”

“病房的清洁卫生怎么样？”

“很好，病房里头，病房外头，連街上我都叫护士他們打扫过了。”

“哦，那很好，那很好。軍区首长說，白大夫原則性很强，他是很会批評的。”

“这个我知道，昨天部长不是对我们科长一級的干部說过……”

“唔，我要你們記住，我們非常需要批評，可是无论如何要先把工作做好。我們分区的这个后方医院，你知道，开办沒好久，物質条件困难，基础薄弱；但我們主观的努力是不是够了呢？”

“是的。”

“你去給我检查一下手术室，告訴戈医生他們，要把东西准备好，不要动手术时，要这样沒这样，要那样沒那样的，器具都要消毒，准备好了等着。”

“好的。”

“你再到病房去仔細看看，昨天发下去的白布单子，是不是每张病床都盖上了。”

胡世范出去，到各部門巡視去了。

叶和貴从柱子上摘下黄油布雨衣給徐部长披在身上。徐部长把扣子扣上，雨帽拉起来，罩在那頂日本的皮軍帽上。他走了出来。叶和貴在他后面，离他有五步远近，相跟着向村口走去。

村口挤滿了人：卫生部的干部，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員，村里的群众团体……在村边分成两行，一字排开，伸向村外那条大道上去，大道两旁是一片河滩。自卫队員手里的綠纓枪，在白茫茫的雪野里看去，象是大道旁一排有規律的翠綠的树林，在严寒里耀眼地立着。队伍里有人不时踮起脚尖来，向东面望去。順着这条两边被山巒拥抱着の開闊的河滩，东去不到三里，那兒有一片二亩来地的枣树林，現在已是枝叶脫落，远远望去只是黑魆魆的一片了。大道到枣树林那兒，便隱入左边的山沟，看不見了。

这时，路上一个人影子也沒有，只有三四只白鴿，怯寒地躲藏在枣树林里，不时发出單調的吱吱的叫声。踮起脚尖来看的人，沒有看到什么，就失望地轉过脸来。忽然西边传来低微的人声，徐部长和他的警卫員，走到前面卫生部的干部中間去了。他急着問道：

“来了沒有？”

他的話虽然是对干部說的，但是他的面孔却对着大道的来

路。

“沒有。”

“沒有？派去的通訊員回來沒有？”

“也沒有。”

“真沒有？”徐部長不信任地低頭來，把左手的袖子往上一抹，看看表，已是下午四點鐘了。他自言自語地說：“從張各莊出發，六十里地，該到了。”

他轉過臉來對葉和貴說：

“再派一個通訊員去，叫他得到信，馬上就回來報告。”

雪，悄悄地落着，落在土黃色的軍服上，落在藍色的灰色的棉祆上，落在人們的臉上。徐部長那件淡黃色的油布雨衣，一會工夫，肩頭上便變成白色了。在風雪中，大家一點也不感到疲勞，都興奮地期待着。村里的群眾都用白手巾把頭包紮起來，不時撲去身上的雪。站在後方醫院工作人員後面的男自衛隊員里，浮起了歡快的笑聲，你一言我一語，猜着來的人是個什麼樣兒。有的走出來，向前面張望着。

驀地前面浮起一聲狂歡的叫喊：

“來哪！”

“來哪！”

大家連忙回到行列里去，很恭敬地站着，旋即又伸出頭來，向前面望去。果然在河灘的盡頭，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有二三十個人組成的一小隊人馬，在迷茫的霧一樣的风雪中移動着。徐部長仔細看去，又慢慢看不清楚，消逝在霧一樣的风雪中了。他上前走了兩步，還是看不見。等了一忽，早會兒派出去的通訊員，飛一般地從枣樹林里跑了出來，一路上高興地招着手，張開嘴象是叫什麼，可是逆風，一點也聽不見他叫什麼。等他走到徐

部长面前，才听清楚他说：

“来了，全来了。”

黑烏烏的枣树林里，走出一小队人马，为首的是一匹高大的棕紅色駿馬，英武地踏着雪地，发出沙沙的音响。那上面坐着一个外国人，穿一身灰色的布軍装，胳膊上挂着“八路”的臂章，腰間扎着一条寬皮带，脚上穿着一双草鞋，——一个道地的中国士兵的装束。他的身材魁梧而碩壯，面孔却有点清瘦，顴骨微高，浓眉下面深藏着一对炯灼的眼睛，那里面饱含着无边的慈爱；寬大的嘴角上，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他的头发和嘴上翘起的短髭，都已灰白了。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但精神却很矍鑠，象一个活泼健壯的青年。看見村外有人排队在欢迎他，他連忙跳下馬來，高高举起右手，行了一个西班牙礼。

徐部长連忙赶上去，他代表卫生部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激：

“大家等你很久了，都欢迎你早点到我們后方医院来……”

和他一同来的童翻譯，是个矮矮胖胖的青年，脸上老是浮着微笑，他看白大夫要說話，連忙赶上来，站在高大的白大夫旁边，越发显得矮小了。他把白大夫的話翻譯給徐部长听：

“对不起，果你們久等，請原諒我的迟到。今天早上我已經上了馬，看見又抬来一个伤员，我下了馬，动完手术才来的……”

“白大夫总是这样忙的，这件事还没做完，第二件事又来了。今天要不是临时来了一个伤员，我們早到了。”童翻譯在旁边补充了这几句。

“真不巧，碰到今天下雪，你太辛苦了。”

“为了工作，这不算什么，在战地就是这样的，风啊，雨啊，雪啊……我是很习惯战地生活的。”

他們边談边走着，被热烈的掌声包围着。掌声刚停止，馬上

就掀起震撼山野的呼声：

“欢迎白求恩大夫！”

“欢迎白大夫指示我們工作！”

白大夫走进欢迎行列当中，他微微屈着背，笑盈盈地向两旁欢迎的人群举起右手，频频地点着头。他身后是十多个工作人员，和一連串的七匹牲口；最后面四匹驢子上面，馱着暗綠色的四四方方的治疗箱。这一小队人馬，就是白大夫率領的简单輕便的加美医疗队。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白求恩大夫 (Dr. Normen Bethune) 生于加拿大脫朗托，五十岁当中，就有二十五年的悠長時間从事了医疗工作。第一次大战时，他才是二十五岁的青年，便在欧洲戰場上服务了。大战結束，回到加拿大，担任加拿大空軍軍医队长。他自己患着肺病，却不断地一方面工作，一方面鑽研，受他老师严格的教育，成为胸外科卓絕的专家。他发明了很多种手术用具，遇有肺部脓胸和生瘤的病人，他能够把整个一叶肺取出来，这样可以挽救許多垂危的生命。他不仅在加拿大是第一等专家，即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人材。英国皇家学院外科学士会邀請他去当会員，——这是一个外科医生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荣誉，但他不滿足这些，他在摸索着为劳苦大众服务的道路，終于参加了加拿大的共产党，把他所有的才能献給人民。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他随着加拿大的志願軍——麦克拍泊营到了西班牙，担任这个营的卫生队长。不久，他又参加了由英、美、加、南美各民族編成的第十五縱队。他亲自上火綫去救护伤兵，甚至他所带的救护队被法西斯匪徒轟炸和机枪扫射时，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險，去火綫上挽救为人类正义和平而战的西班牙兄弟。他在西班牙建立伤

兵的輸血工作，這是一件創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使他对輸血法發生很大興趣，在這方面他成為有數的卓越專家之一。為了給西班牙政府軍進行醫藥募捐，第二年四月，他回到加拿大和美國去。

三個月以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了，他被請托率領一個美國加拿大醫療隊到中國來。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到了西北，便急于要到戰地去工作，不久，如願地出發了；渡黃河，過正太路封鎖綫，六月十七日到达了遠在敵人後方的晉察冀邊區。這是一塊年青的抗日根據地，各方面都缺乏人，尤其缺乏的是醫務幹部。當初整個根據地的醫務工作人員，只有二十五名，而二十五名里有十五名是看護，當時傷兵連友軍在內，就有六百九十多名。材料藥品方面更是貧乏到可憐的程度，沒有一點施行手術時所必需的麻醉藥，所有的藥品只够用兩個月，紗布綑帶是洗了又洗的用着，自己做羊腸綫，採取中藥，製成丸散膏丹來代替西藥。器械呢？探針是用鐵絲做的，鐵片代替了鉗子，斷肢和鋸樹是用了同一把鋸子……白求恩大夫帶着大批藥品，顯微鏡，X光鏡和一套手術器械；更可寶貴的，是他帶來了高妙的醫療技術、驚人的組織能力和對中國革命戰爭事業的無限的熱忱。他被任為晉察冀軍區衛生顧問。

雖然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行軍，他的精神却很飽滿，似乎沒有一絲兒疲乏。第二天就開始在山西五台县耿鎮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這些地方去給軍區衛生部和所屬的後方醫院的傷病員治療了。在第一周內，他一共檢查了五百二十多個傷員和病員，这里面大半是平型關戰鬥下來的，有一部分是友軍從南口受傷下來的，由於醫藥和器械的缺乏，他們已在醫院里躺了長久的時間。第二周白大夫就開始行手術，緊接着四個星期的連續工

作，一百四十七个伤病員，在行过手术短时期之后，就又带着健康的身体，走上前线去了。

白大夫每天除了施行手术处方外，一有空闲，他就指揮木匠做大腿骨折牵引架、病人木床和各种木料器具；铁匠做妥馬氏夹板和洋铁盆桶；錫匠打探針、鑷子、鉗子；分配裁縫做床单褥子枕头……每隔一天，他还要給医务人员上課，但是沒有教材，一块黑板算是大家的課本，他在上面写、繪，来講授。疲劳了一天，到晚上，他在灯下着手写一本专为医生和护士用的图解手册。——这是他为了提高技术和医院设备而写的，按照他亲訂的“五星期計劃”，建立一个模范医院，做为推动整个根据地医务工作的发动机。模范医院里設立伤员招待室、医生办公室、內科室、外科室、奥尔臭氏治疗室、罗氏牵引室、妥馬氏夹板室、病室、休养員娛樂場……开幕的时候，各部門派医务人员来參觀实习。这个医院的設立，使根据地里医生、看护的技术，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对于外科敷藥和消毒方面。

九月，敌人步、騎、炮二万三千左右的兵力，配合空軍和机械化部队，分十路向軍区腹地进攻了。模范医院从平原轉移到山地，他才离开这个医院，带着加美医疗队出发了。这个医疗队由白大夫領队，配备了两个助手：軍区卫生部副部长尤思华和医务科长凌亮风，童翻譯、管理員、勤务員、炊事員、飼养員等，組成一个能够单独行动的战斗单位；經過两天的行軍，就到了某軍分区的卫生部。

白大夫看到村边欢迎他的行列，那么有秩序，那么威武，他感到边区人民惊人的組織能力。站在他面前的徐部长，是軍分区的卫生部长，在欧洲来講，至少是个少校了，可是从他那一身朴素的軍装上看，簡直是一个士兵模样的人。老百姓穿的也很

朴素，可是整洁；而且从他们坚强的眼光里，从他们拿着绿缨枪的手上，从他们的行动上，表现出一种旺盛的战斗意志。他们过的是最低限度的生活，面对着最顽强的敌人，进行着最艰苦的战争，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保卫祖国反对法西斯侵略。他在边区每一个地方都看到同样的情形，可是今天在大雪天看到，印象更深刻。他在欢迎的行列中，不断地向左右张望，从中国人民和八路军身上，看到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他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和兴奋。

徐部长陪白大夫他们一块儿进了村子，到后方医院院务办公室，刚喝了一杯茶，白大夫便急着要求去检查病房。徐部长、医务科长、白大夫他们都穿上白色的工作服，一长列白衣天使似的，向病房走去。

病房和院务办公室相隔有七八家人家，在一个地主住宅里设立的。一进二门是个四合院，左边有个小门，过去又是一个四合院，又有一个小门通另一个小院子，那儿一排有三间房子，右边厢房那儿有一个大锅台，作为消毒用的。前面两个四合院，有十二间病房，里面住的全是外科病员。内科和传染科的病房，在村东头的小庙隔壁人家。他们走进外科护士办公室，戴有雪白帽子穿着雪白工作服的护士们，早已等候多时，等白大夫巡视完了护士办公室，护士长马上把挂在雪白墙上的病历表一一摘下，堆得很高，捧在手里，跟着白大夫他们走进病房。病房里四壁是雪白的墙，靠墙一溜放着五张病床，上面一律罩着雪白的床单子。

白大夫拿过病历表看了病人过去的病况，第一个病人是左大腿步枪伤，已经化脓，他打开伤口详细地检查了一下，然后叫护士取了一点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脓，搁在脓盘里，他托到鼻子下面嗅了嗅脓的气味。他能够从脓的气味里辨别出伤口的新旧轻

重，要是脓臭，則說明是旧伤，伤部化脓的重；反之則輕。开始化脓时，味不太臭，第二阶段，气味就冲鼻子了，到了第三阶段，一聞到这腐臭气味就要呕心出来了。他聞了脓盘里的深黄色的脓已經腐臭，他对徐部长說：

“这个病人伤很重，也很旧了，要赶快动手术。”

白大夫順序检查下面一个病人，一个个检查下去，检查完了十二間病房，白大夫向通小院的門那兒走去，胡世范連忙赶上去对童翻譯說：

“請你告訴白大夫，那兒是消毒的鍋子，沒有病房，內科傳染科的病房在村东头。”

童翻譯告訴了白大夫，他們于是走出去，看了看內科和傳染科病人。回到寢室里，天已經黑尽了，雪也停了，可是山风頂大，唿哨地掠过屋頂，撫弄着玻璃窗，发出清脆的声音。

尤思华和凌亮风已經睡了。勤务員邵一平給白大夫他們烧好了咖啡，端进两杯来放在桌子上。白大夫喝完了一杯咖啡，童翻譯准备到对面房里去睡覺，白大夫把他叫回来，說：

“童，我希望你帮助我一下。”

“我很高兴能够帮助你。”

“你陪我再到病房去一趟。”

“刚才不是检查过病房了嗎？”

“那是表面的，这样检查，对于这个医院的全面了解是不够的。我要单独去看看。”

“也好。”

童翻譯是个非常和藹而又做事精細的人。他在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以后，碰上了七七抗战，他随着当时許多青年学生